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十七回 沈員外觸怒前情 花子林延學擒拿

再說沈鳳樓員外被華鼎山挽到船上，見了樹春，觸及心事，一時怒氣回家。來至中堂，安人見員外怒容滿面，忙問：「何事？莫非是銀子被欠，討不得來麼？故此發怒？」員外道：「院君，今日一氣連人也要氣死了。不期路上遇著華鼎山，挽我回到花家莊看打擂台。又說六個姐妹，女扮男裝，要去打擂。在船備上酒，拉我到船中一看。那幾個妮子，田家姐妹，陸家姐妹，華愛珠柴素貞，果然扮的與男人一般，一個是小桃，另一個是張金定。我說張金定，現在有病在家，怎麼亦來，並且臉無病容。小桃一時語塞，那華鼎山心中疑惑，向前認明，方知就是當移墨珠的柳樹春。我想起前情，方悟是此人扮了張金定，前來與著小賤人兩個，明為姑嫂，暗裡通情。那時不覺，到如今沒有憑據，惟忍氣吞聲而已。若是上卿不死，怎肯饒這冤家？你道可惱不可惱！」

安人聽見此話，心下卻有周全之意，即應道：「員外，雖然家門不幸，傷了風俗，幸喜尚無外人傳聞。今上卿已赴黃泉之路，以我想來，要顧名聲，不如把婚退了。退了之後，張金定若做出事來，與我們不相干。」

員外道：「難道罷了柳樹春狗奴才不成？」

安人道：「想你要與他賭氣麼？我聞他是相府之後，算來也是大鄉紳，古語云：剛柔莫可敵，卵石不相爭。以我看來，只好丟開手。樂得逍遙自在。」

沈員外看著安人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只可惜造化了這狗才。」

那員外起初時節，滿腹恨氣，如今聽了安人一席話解勸，即時恨氣方平。次日天明，便差家人請卞文加來說話：「不幸孩兒中途見棄，早赴黃泉，媳婦年輕，不敢留她白頭待老。煩爾將庚帖仍送張家，使其重招夫婿。」

卞文加接了庚帖，來至張府，說知其事。呈上庚帖，永林大怒道：「沈老為人如此相欺，我雖則是公門中低微之輩，我家又不會做下傷風敗俗之事；為甚退起婚來？豈有此理！」

卞文加道：「老賢姪，這還是沈員外好意，爾不欲怪錯了。他恐誤爾令妹青春年少，所以退此親事，與令妹另覓良緣，賢姪休要執意不允。」

張永林道：「你快去回他，說這事斷難從命的。」

卞文加一時著呆，無言可答。那樹春在屏後聽得明白，急急忙忙走到裡面，叫聲：「姐姐快來周全了。」

柳大娘問道：「周全什麼事情？」

樹春便將卞文加奉沈員外之命，前來退婚，說沈上卿已死，猶恐媳婦白頭待老，難以了局，願要退婚，使其另招夫婿。說了一遍。」

這是千金難買之話。那姐夫偏偏執意不肯允從，反怒怪沈員外，姐姐快行一個方便，快與姐夫說一聲，叫他允了罷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我道何事發此慌忙著急，此事我不敢理會的，休要多言語。」

樹春見柳大娘作難，便叫的姐姐長，姐姐短，看少弟之面，不要作難了罷。柳大娘亦覺好笑：「你自家要老婆，求了姐姐做甚？你且出去，待我向你姐夫說罷。」

即著丫環去外面請大相公進來，另再備酒在外款待卞相公。那丫環答應而去，樹春又恐怕卞文加回去，忙來陪伴言語。永林入內，柳大娘說道：「官人你為何如此莽撞言語？自古道千差萬差，來人不差。況且沈員外的言語，也是一片好心腸。只為姑娘年少青春起見，難使她守到白頭，若說望門寡婦，人間雖有，只為翁姑不肯退婚所致。娘家怎強作主張？如今沈員外乃是美意，你到反不允他，被姑娘聞知，兄妹豈不結怨？傷了骨肉之情！」

永林道：「據你所見，難道應允了不成？」

柳氏道：「自然應允的是。」

永林道：「只是我張氏之後，從無再婚之女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這是姑娘命薄克損夫婿，並非不正敗壞門風。不是我今朝見笑張家人來，亦不是什麼官家。」

永林道：「娘子之言，卻也不差，你再去問問妹子如何主張？」

柳大娘即抬身入內，心中想著，姑娘心事我已盡知，此言正合她意。何必再問？一頭行，一頭想，早已到房中。張金定站起身說道：「嫂嫂請坐。不知嫂嫂今日為何笑容可掬？」

柳大娘應說：「今日卞文加媒人，奉沈親翁之命前來說，要姑娘與姐夫穿帶孝服，姑娘快些收拾好前去沈家。」

張金定聞言，即時流下淚求道：「嫂嫂休要多言，我已曾立下誓願，若要我到沈家，就死在眼前，亦是不去的。」

柳大娘笑道：「姑娘不要嚇壞，與我說明，好去回復你哥哥。」

金定道：「自古雲長兄為父，長嫂為母，怎麼要我自家作主？」

柳大娘道：「如此說，愚嫂作主便了。」

即起身出房，來至外邊，把金定之言，說與永林知情。永林便把庚帖收下，還了原聘。卞文加酒罷辭別而去。忽見華府差人下帖相邀，永林並不推辭，便往華府而去。樹春見退婚已成，心中大喜，忙進裡面與柳大娘作揖。柳大娘道：「世間哪有你這沒廉恥老面皮？如今還不快些打算央托媒人前來說親？不可延遲日期，倘被他人所有。」

樹春道：「還望姐姐在姐夫跟前處周全一二，待弟歸家稟知母親，然後央媒聘便了。」

再說永林來到華府，華鼎山歡笑迎接，二人見禮，分賓主坐定。說些套談，少刻酒席已備，二人入席。酒過三巡，永林問道：「不知老伯見招，有何吩咐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我家有一件事務，要商量請教。只為愛珠素貞親事，向年磋跎，未有相當之門，可招為婿。今見令舅人才出眾，欲招為坦腹東牀，故請你前來商議為媒。只為令舅今年三月間，曾在我當裡當下明珠一顆，次日前來取贖不遂，被他鬧動干戈，打壞廳堂。不是我希奇一粒珠子，只為愛珠識他人才，有意欲招他為婿。故此請你相議，哪曉得拆散了八美圖，我想八美圖姐妹，四雙八人，如今四個先攀了一個丈夫，我華鼎山平生最為強硬，今朝偏偏要將這親攀了令舅，你若不肯為媒，仰我老婆子作主，八美同隨一個丈夫。」

永林道：「老伯休要取笑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我若做不得主不算好漢。就是令妹，我也要做主的。惟有沈月姑還未知逃在何方，至今一月，並無音信。若打聽得知，接她依舊回家，那時八美一齊團圓。」

永林道：「老伯果有此意，還不知舍舅意下如何。待小姪明日到府回復便了。」

即起身告辭而別。華鼎山滿面笑容，入內一一說與田氏知道。那時眾位姐妹，多在太太左右，聽了此話，個個滿面通紅，連忙躲開而去。田氏道：「應我家女兒，自己做主的。張家女兒怎好主意？況沈月姑至今並未知下落，要何處跟尋？這斷是不可的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不妨，待我明朝與沈鳳樓兄說知便了。」

再說永林回家，便將華鼎山言語說與妻子知道，柳大娘即差丫環請樹春入內，便將此言說知。怎知樹春心中歡喜，假作推辭。

永林道：「原說舅兄不肯，待我明日回復便了。」

柳大娘把的嘴唇扯道：「真正書呆，裝什麼腔？做什麼鬼？賢弟，我想八美圖中，八個人一般樣美貌，鼎山已要為媒一齊招

你，你不可不必推辭。」

樹春道：「只是小弟有母在家，不能自主。」

永林道：「不妨，我後日有公事到杭州，待我面見伯母，告稟便了。」

次日，永林到華府回復了華鼎山，說舍舅已允，亦將沈家退婚之事說知。華鼎山哈哈大笑：「待我就去沈家說個明白了。」

張永林作別回家，次日公事上省而去。華鼎山直到沈家，見禮坐定，便把要與月姑為媒說明。沈員外問道：「未知哪家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就是柳樹春。」

沈員外聽見杭州柳樹春五字，一時氣得兩眼睜圓，把頭亂搖道：「兄台，一則賤人私下離家，目下全無音信；二則這賤人若有回家之日，亦不許這柳樹春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小弟主見不差，若論柳樹春當今豪傑，又是相府之裔，武藝高強，大鬧三山館，打退鐵門門，嘉興地方，名聲大振。花家莊打擂台，打死了宋文賓，花少爺願拜他為師，學了擒拿手法，富貴易如反掌。」

沈員外一腹恨氣，欲說又難以出口，只管搖頭不可不可，抬身走入裡面而去。單丟下華鼎山獨坐在廳上，良久不見沈老出來，覺得沒趣，即站身出門回家。沈員外走進入內，安人便問華鼎山到此說什麼話，為何怒容滿面？沈員外應說：「華鼎山到來，為這不肖賤人親事。如今不知逃在何方，還要做什麼媒人？又是要做那對頭冤家柳樹春，你道氣也不氣？惱也不惱？我說一則賤人並無蹤跡，二者總不肯對這柳樹春，他只管絮絮叨叨，說的不了。我不耐煩聽他，故此入內躲他。」

安人道：「他是為媒好意，怎麼這般看待的？又怎的總不肯對柳樹春？我如今偏偏要對他，可見我手段。」

沈員外見安人著惱，並不言語，往書房而去。再說那日重陽佳節，花子林備了黃金彩緞，身騎駿馬，前來張家聘請柳樹春。樹春連忙迎接入內，分賓主坐定。頃刻酒筵已備，二人一席，三巡已罷。樹春入內別了姐姐，然後與花少爺上馬，直至花府下馬。柳興亦跟隨而去。二人挽手入內，重新見禮，甚是慇懃。只是氣殺了宋文采，見花子林如此親厚款待樹春，把他冷眼相視，滿腔怨恨花少爺，獨在書房悶坐，不肯出來相見。樹春問道：「不知宋教師可在麼？何不請他出來相見！」

花子林贊稱道：「弟見柳兄義氣，以弟意見，便不理他。既是懇意，即叫家人去請他罷。」

家人去不多時，回稟道：「宋教師說身子不快，改日相見。」

少刻酒席完備，二人入席，談今論古，言語投機。花子林道：「柳兄，我若拜你為師，你必不肯；意欲與你結為生死之交，未知柳兄意下如何？」

樹春應說：「小弟微賤小軀，怎生當得？」

花子林道：「柳兄休要太謙。」

樹春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少爺美意，從命便了。」

即吩咐備辦香案，二人當時禮誓，結為兄弟，生死相交，敘了年齒花子林多二歲居長，柳樹春為弟。花少爺即命家人打掃花園內什錦園，樓中安排牀鋪與樹春為臥房。自此二人情興綿綿，親熱非常。惟宋文采在書房恨氣難消，想的花子林實在欺人太過了！柳樹春這狗才，不知哪裡學的這幾步擒拿手法，在此賣弄，把俺全不放在眼裡。我是男子英烈好漢，昔日多少威風，目下如何忍得他冷眼相視？一時心頭大怒，把書房桌上的水晶瓶撩碎在地。卻是家人花茂送茶入內，看見便說道：「教師為何將少爺物件如此糟蹋？」

宋文采罵道：「你這奴才多言。敢管我麼！」